

LONG  
HU ZUN

龙虎尊



张守志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LONG  
HU ZUN

# 龙虎尊

张守志  
◇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丁奕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虎尊 / 张守志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676-0142-0

I. ①龙…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703 号

## 龙 虎 尊

张守志 著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87×960 1/16

印 张:15.5

字 数:233 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142-0

定 价:25.00 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龙虎尊 / 1

血 脉 / 14

石榴花开红似火 / 37

太阳女儿 / 62

旗 桩 / 91

小谷庄蹲点记 / 118

小荷才露尖尖角 / 142

弯弯的月亮 / 170

半屏山 / 203

河东姑娘 / 235

后 记 / 238



## 龙虎尊

清早，左一然正要上卫生间，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爸爸，你们吃饭没有？”大女儿婧婧打来的。左一然连忙回答：“还没有呢！这么早打电话，有事吗？”左一然知道婧婧没有事情一般是不会打电话的。

“有啊！”电话里，婧婧显得很兴奋，“一个多月前，我腌了一百个鸭蛋，现在可以吃了，不咸不淡，味道可好呢！正合适你们老年人的口味，您不是不爱吃咸么，过咸的东西吃多了，容易得高血压。我们吃过饭了，我马上就给你们送……”

“好，好……”左一然已经内急，他连忙打断婧婧就挂了电话。

吃饭时，左一然漫不经心地对老伴说：“一会儿婧婧送鸭蛋来。”

老伴是后续。四川成都人，中学老师退休。经女儿的朋友介绍两人结合在一起的。老伴知道猫生的猫爱，鸡焔的鸡疼，自己的儿子在老家，这边的孩子大都望着左一然来的。于是，老伴说：“婧婧送鸭蛋好啊！我还没吃过淮北人腌制的鸭蛋呢！我们那边……”

左一然品着豆浆，津津有味地：“淮北人就是会吃，小小鸭蛋也能吃出许多花样。吃过饭我去花市买两盆花，客厅里不能断花。”

老伴瞅瞅左一然，“婧婧一会儿就来，你……”

左一然见老伴有点认真，笑着道：“婧婧送鸭蛋，有你在家也一样。太阳高了烤人。”

老伴觉得在理，不再说什么。左一然放下碗，不一会儿就出了门。他本来有个饭后漱口的习惯，今儿个却省了。一般情况下，哪怕是屎来到屁眼儿他也很少破例。老伴见他如此遑急，心想不就是买花吗？狗没有吃了日头，要那么急！……



左一然骑着那辆老掉牙的永久自行车，像蜗牛似的在大街上蠕动。永久自行车厂改制10多年了，左一然的这辆车可能是第一代产品。年代够久远的，除了嵌有“永久”二字的商标，必须走近并仔细辨认才能依稀看清永久两个字以外，其余所有零部件不知已经更换多少回了。尤其是里外车胎，少说也换了二十多只，小女儿从懂事就有点洁癖，她看不得一条条遍体鳞伤补丁连补丁换下的旧自行车胎，曾不止一次的发火，“开修车铺也用不了这么多烂麻花子。”说着便不分青红皂白的往外扔。

左一然钟爱这辆自行车绝非固执，也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女儿早长大了，有固定的职业，而且是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左一然的工作专业性较强。当初普通人涉及他的单位——县文物管理所，不是有些狐疑就是不以为然，好像永远与现实生活不搭界。这给左一然钻了空子，他虽然上学时没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到底是出自书香之家，多少沾点边，知道里面的学问与深浅。所以当这个专业部门延伸到县里，人们不屑一顾时他却捕风捉影削尖脑袋往里钻。后来他私下里曾说，机遇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关键是能不能看准，抓住……了解左一然的人颇为欣赏他这番高见，常常竖起大拇指：高！高！实在高！……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左一然刚参加工作时，按上级要求县里配备文物管理员，编制与供给在县文化馆，名额一人。当时，从领导到普通百姓，人们的文物意识都比较淡薄，会出气的人都不愿意干。当时左一然和原先的老伴都在教育部门，他在县初级中学，爱人在城关小学。两口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因出生于大门大户，又有海外关系，虽然尾巴夹得紧紧的，总有点压抑，整天提心吊胆的。后来听说县里要一个文物员，左一然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老同学那里刚得到风声，连父母妻子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宣传部长那里毛遂自荐。省里正要召开文物工作会议，刚刚搭个架子的地区文管所一天四次朝县里打电话催着报参会名单，不准缺席。县里干着急也找不到人愿意干。许多人一听说文物二字就摇头，什么文物文物，找不着事干了。

屎来到屁眼儿不拉不行。左一然没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由教书匠到文物工作者的闪亮转身。有人说左一然精透了，真的进了保险箱，文物都是历史，又不是上面的权威，权威可以发表见解，县里的文物员只是调查、登记，抄抄写写，八竿子也挨不上政治，工资一分不少，比起当教师，太滋润了。



当初，扒开左一然的心瞧，他也是瞅着这份工作的单纯而去的。说单纯，只是台面上的话，政治风险小才是实情，用左一然后来与前妻的一段对话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你当时是不是有点冒失，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就做出决定？”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你想到往后的路吗？”

“没有。”

“这事让你懵大了，听说毛主席亲自观看你发现的那个宝贝。”

“啥，宝贝，叫龙虎尊，春秋战国时代皇宫里使用的一种器皿。属国家特级文物，镇馆之宝，世界罕见。”

“开先，你怎么知道它？”

“凭我的底子，哪有那眼力。在省里听了专家讲课，有了点这方面知识，头一眼看到从河里捞出来的大家伙，脑子里只意识是文物，没想到会那么稀罕。送到北京经专家鉴定后才轰动起来。”

……

后来的日子，基本上一帆风顺。就是“文革”非常时期，因有那件倾国“镇馆之宝”给左一然带来的荣耀，尤其是毛主席笑眯眯地观看龙虎尊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造反派也不敢轻举妄动。“四人帮”倒台后，随着拨乱反正逐步深入，文物工作也相继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不知是上级的指示还是县领导作秀，二十五年前，县政府破例奖给左一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左一然披红戴花推着那辆自行车的照片还赫然登在省里的报纸上。后来评职称，左一然又以成绩卓著破例评定为副研究员，属于大学副教授级别。左一然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左一然到哪里人们都要高看一眼。

然而，左一然没有翘尾巴。他虽然受过大奖，又是副高，但没有入党，不是共产党员。他曾经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都没有批准。有一次，他急眼了，跑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里找到书记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快写到一百回了，这奖励，那表扬，咋就不能入党呢？”

书记被问懵了。半天，支支吾吾地：“左所长，您，您是特殊人物……”

左一然醍醐灌顶，好像要豁出去地问：“我都快要退休了，还特殊到哪里？”他的下意识里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那种曾经流行的所谓“控制使用”的状态下走过来，其中似乎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与内幕。这让他有



点不能接受，委屈地说：“书记，这几十年来我对党的事业一直……”

书记急了，连忙打断他的话，“左所长，左老，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左一然已经收不住嘴了，气急败坏地道：“误会个屁，我这几十年没黑国家一分钱，没做一件昧良心的事，怎么连个小学没毕业的女人也不如，人家的党龄已经超过我的工龄了。可我，还是个党外人士，还……”

“左老，左老，别误会，这是组织意图，工作需要，郭沫若，大文豪，考古学家，毛主席的座上宾……”

左一然哭笑不得，“书记，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人家郭老那可是大学问家，世界名人，我只是小打小闹，打死也不敢跟人家比。”

“唉！”书记不以为然地说：“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性质一样。以后，以后……”

左一然有些较真了，“以后，以后，我还有以后吗？……”

书记心里也没有底，稍许点头道：“有，有……”

## 二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后来，县里搞机构改革，按规定必须配备两名党外人士担任县政协副主席，组织部到处扒着找，左一然又顺理成章地捡了个大便宜，成为副县级领导干部——县政协副主席。一时间，左一然又成为轰动全县的公众人物。一些和他同时期的老同学老同事见他在县政协大会主席台上，挺直着腰杆，眯缝着眼睛，得意洋洋，一副领导干部的架势与神情，都巴着眼瞅，“左一然老坟地里冒烟了，烧的……”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者，甚至不分场合的瞎议论：“干瘟，聋子的耳朵……”

当时左一然也有点找不到感觉，和县委书记、县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平起平坐，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局长还坐在台下。更让他陶醉的是连平时趾高气扬的顶头上司——县文化局长也坐在台下远远地向主席台上瞅。那个常拿他不当人看的女文化馆长连参加会议的资格也没有。

轻松的日子白驹过隙。因为年龄原因，左一然的县政协副主席只干了一届，五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那天，他从县人事局大门里走出来，口袋里揣着那个红本本——退休证。他的眼前好像一切都变了。过去，熟悉的人见他不是点头微笑就是举手打招呼，现在还有人如此。当然也有例外。其实，过



去和现在都一样。只是他过去没有意识到现在条件反射让他清醒了。这种失落感一直延续到新一届县政协会议召开,达到了高潮。那天县政协会议开幕式上,他应邀参加,但没有上主席台,而是坐在台下第一排。这让他很不自在。当晚,看电视时,老伴刚打开县两会特别报道节目,他立刻又换成别的频道。老伴瞅着他,不解地:“脑子进水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两会报道都是重要新闻,你不看?”

“不看。”左一然灰着脸。

“咋的?”老伴有些惊讶,“你过去不是一直很关心两会吗?”

“关心个屁!”左一然好来气,一来气就关不住嘴,容易带出粗话。他早知道这个缺点。年轻时因为政治原因能管住嘴,说忍脖子一伸就咽下去了。自当了所长,评上副高,再到县政协副主席,自控意识逐渐淡化,一动气就带出粗话。文人说粗话往往不注意分寸,特有杀伤力。有一次,他在家里破口大骂县文化馆长“破鞋”。同为女性的二女儿听着刺耳,立即反驳:“你以为你文物专家的名称重要吗?你有什么理论,你有什么著作?在全国全省能站住脚吗?有知名度吗?……”

一连串问号把左一然逼进死胡同,他的牛脾气冲上来,“什么,老子哪一点丢你的人啦?”

“你正直,你能干,你辉煌!”二女儿是个刀子嘴,火气上来好像什么也不顾及,“你不是当过县政协副主席吗?县级干部,你看看人家科局长的子女,有文凭没文凭,一个个都上去了,县领导的小孩就更不要说了,会出气的大小都当上官了,有的已经拱到市里省里。我和姐姐哪一点沾你的光了,姐姐的小教高级职称早就该她了,和她一起报上去差不多都批下来了,你关心过吗?……”

左一然气不打一处来,“你,你让我去卖脸,走后门?……”

二女儿骑虎难下,硬着头皮:“有前门就有后门。既然是门,只要走得通,就不为过。只要不违法,我看你那张脸,试一次也无妨,不过……”她一脸不屑的样子。

“不过什么?”左一然歇斯底里。

“值不值钱。”二女儿轻蔑一笑。

左一然的肺快要气炸了,“放肆,放肆!……”

父女俩不分胜负,打个平手。



## 三

父女俩的口水战是左一然昨夜的梦境。左一然的二女儿六年前就死了，早于前妻三年，撇下一个女儿由大女儿婧婧代养，才六岁半。孩子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点记忆，老伴去世前由老夫妻俩抚养，女婿再婚又生了孩子，早把前妻的孩子忘了，老两口舍不得，一天天喂牛奶养活。老伴去世后，大女儿婧婧为了老人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主动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又张罗为老爸找个伴。生活渐渐平静下来。

左一然最大的心病不是老伴的去世。老伴是癌症晚期，花了所有积蓄，动了手术，终因病情恶化离开人世。令左一然不安与心痛的是二女儿。二女儿在县医院妇产科当医生。一天下夜班，被两个歹徒劫持到郊外一座废弃洞里遭受轮番蹂躏，后两歹徒逃离现场。天亮，受尽折磨的二女儿自缢身亡。这个曾经震惊县内外的大案，公安机关却一直未能侦破。左一然跑了一年多，该找的找了，该说的说了，还提供了线索，结果还是一宗谜案。

二女儿身材修长，端庄靓丽，性格开朗，是老两口的心尖子。二女儿的遭遇也催生了老伴的病情恶化。当然，接踵而至的精神打击也差一点要了左一然的命。老伴咽气前对他有郑重交代：“一然，你一定要挺住，婧婧是我们的命根子。再说，二女儿的雯雯也需要你关心，你……”

左一然知道老伴没有说完的话，他深沉地点点头。

左一然一直铭记着夫妻俩诀别前相互的嘱咐与承诺。

……

左一然在花市来回走动。他边走边看，步履沉重。县城的花市不大，卖花的也不多，一扫眼就全光顾了。他也停下来看了两个摊点，也看中了两个品种，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买下。他不是想买，也不是不想买，更不是没有钱买，五味杂陈。他的心里压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婧婧的小教高级职称问题。

从早晨婧婧打来电话，左一然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过。他无法平静。二女儿后半夜梦中和他的对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哪知他刚起床婧婧的电话就打过来，是感应还是巧合，今天是星期六，双休日。女儿有一点儿空就想着他，确实是个很孝顺的孩子。这让他感动。女儿大专毕业，已经教了十

多年书,按条件小教高级职称早应该享受了。报上去两年多了,就是批不下来。女儿女婿找过县教育局、人事局,两家互相扯皮。他们也找过熟人,请过客,送过礼,一直没完没了的拖着。左一然曾卖过脸找过县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对他很客气,开口就是:“左老,别着急,你女儿的条件都符合,因为名额限制,我们一时解决不了。请你体谅我们的难处。……”

后来,听女儿说和她一起报上去的同一个学校另两位老师的高级职称批下来了,晋升的工资也兑现了。女儿为此还与校长吵了一架,又跑到县教育局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无济于事。情况反馈到他这里,他的心里也发毛了,又去找县教育局长。教育局长仍一脸讪笑,“左老,您女儿的问题不在我们这里,具体情况我不便向您说。……”说着,手机响了。接了手机,又有人送来一沓文件,紧接着又进来自称是市教育局来谈公务的,临近下班,电话打过来,县政府招待所,5号房间……左一然见教育局长忙得不可开交,找不到插话的机会,悻悻地告辞。

后来,左一然又找到县人事局。其过程几乎和县教育局同一个版本。

经过反复轮回,左一然的心渐渐凉了。他不敢面对女儿,又不能不面对女儿。昔日主席台上的感觉无影无踪。回味过去,他觉得自己当时的风光是何等猥琐,又何等可笑。那不是在演戏吗?甚至觉得自己生活得窝囊,在纷繁诡谲的人生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式的角色。龙虎尊给他带来的是一场闹剧。他在剧中扮演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的人物。连女儿的正当权益也维护不了,还谈什么参政议政。要不,别人也退下来了,但为了子女、亲友的事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能搞定,而自己的腿快跑断了,还遥不可及……

快十二点了,左一然带着两盆一般观赏性花卉回到家。他原以为女儿送了鸭蛋就回自己家。因为女儿家还有年迈的婆婆需要她照顾,一般不在他这里吃饭。当他推开大门时,发现女儿的电动车还停在院子里,心中咯噔一下,他刚走进院里,就听到婧婧正在和老伴诉说自己的不幸。

左一然迟疑地走进堂屋,婧婧用手帕擦擦眼睛,强笑道:“爸,回来了?”左一然也微笑道:“回来啦!天热了,买两盆花在家里摆放。”

两只碗口大的塑料花盆里栽植着两株不同的草本花。婧婧从爸爸手里接过一盆正要放在茶几一角,正在玩海宝娃娃玩具的雯雯凑上来,嗲声嗲气地:“姥爷,您怎么才回来啊!我和妈妈给你送鸭蛋,看!”雯雯用小手指着一旁的杞柳花篮,“满满的,鸭蛋!”雯雯原来叫婧婧大姨。自从三年前去她



家，改婧婧和丈夫叫妈妈与爸爸。孩子天资聪颖，头先有点拗口，稍后就习惯了。

左一然放下另一只花盆，蹲下身子让雯雯亲自己的脸，雯雯小鸟依人地扑向左一然，天真地：“姥爷，妈妈把鸭蛋都带过来了。”说着，鼓着腮，撅着嘴，朝着婧婧做鬼脸。

“雯雯，”婧婧朝雯雯使个眼色，“宝宝乖，不许胡说！”

“我怎么胡说啦！”雯雯瞅着花篮里的鸭蛋，委屈地：“我们家只剩下两个坏蛋！”她狠狠地瞪了妈妈一眼。

左一然收敛笑容，不容婧婧插话道：“你们这就不对了，怎么只留下两个坏的，什么先老人后孩子，打破常规，应该给我们少拿一点，先给孩子吃。”

婧婧有些窘迫，辩解道：“爸，您不要听小孩瞎说，我们家有了。”末了她又补充一句，“我已请我的一位同事从乡下再买一些，过两天就送过来，您和阿姨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我们晚两天就有了。”

“有，有……”雯雯把脸转向姥爷，左一然成了她的保护伞，她不是存心捣乱，而是实话实说，抽着鼻子，拖着长长的后音道：“有，有，有个屁！……”

婧婧生气地：“雯雯，你不要上脸，不要不长记性，小心你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哪！……”

雯雯见妈妈真的动火了，知道她要鸡蛋里挑骨头给自己小鞋穿，连忙紧紧地抱着左一然的脖子，惊恐地：“姥爷！妈妈，她……”

左一然也紧紧地搂住雯雯，怅然道：“婧婧，都怪爸爸没有本事，你们可不要委屈孩子啊！”

阿姨也紧接着说道：“是啊！孩子还小，正在成长期，营养一定要跟上。”

婧婧脸色苍白，微笑道：“爸爸，阿姨，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雯雯，料理好我们的家。”

“那就好，那就好。”左一然转过脸。他不敢正面看婧婧，他知道女儿的笑比哭还要难看。

中午，婧婧与雯雯和两位老人一起吃便饭。

饭后，婧婧带雯雯回家。面对一天比一天苍老的爸爸，她几次想对老人提及自己晋升职称的事，几次都鼓不起勇气。左一然和老伴陪母女俩走到大门口，雯雯爬上电动车后座，婧婧正欲发动，左一然僵硬着脖子，吃力地：

“婧婧，你只管安心工作，带好雯雯，职称的事，我，我……”

婧婧回望着老人，殷殷地：“爸爸，阿姨，你们多多保重！”说着发动电动车向家里驶去。

左一然没有作声，向着离去的女儿和外孙女招手。他的姿势有点前倾，腰有点佝偻。一阵风吹来，花白的稀发宛如秋风中的芦絮不停地旋动。

## 四

正当左一然深陷陆翁“山重水复疑无路”一筹莫展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叔叔左亚舟又插上一杠子。那天上午，县政府办主任来到左家，代表县领导告知他左亚舟老先生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后将于明天回乡探亲，要他们家配合县里做好接待工作。

左一然又惊又喜。叔叔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在中统局做情报工作，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叔叔也随之到了台湾，继续情报工作，直至退休。属于台湾上层人士的叔叔被列入限制出境之列。台独势力倒台后，台当局解禁，但仍禁止赴大陆探亲。后来叔叔随其子女定居美国。这是十年前叔叔从美国赴上海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约他去上海会面时告诉他的。上海会议后，叔叔原计划随他回乡祭祀先人，因身体不适未能成行。

县政府办主任还特地转告左一然，县领导请问他家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言下之意，临时抱佛脚，做些安抚工作。同时告诉他左老的饮食起居全由县里安排，不给他们家添麻烦。当然，还要安排左老回老家扫墓祭祖，并到左一然家探视。

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不给县里添麻烦，左一然当即连想也没有想，回答道：“没有什么困难，一切按县里安排办！”

送走县政府办主任，左一然如坐针毡，心想叔叔来得真不是时候，婧婧评聘职称的事还没有跑出头绪。为了让婧婧配合行动，他特地打电话叫来女儿。

“你二爷明天回来探亲。”左一然很平静。

“那好啊！我的职称评聘请二爷向县领导说一下，肯定能解决！”婧婧神采飞扬。

“不行。”左一然神色凝重。



“咋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您，爸爸！……”婧婧的眼泪刷刷流下来。

“婧婧，”左一然的眼眶也湿润起来，哽咽道：“你二爷不是科学家，他，他在台湾一直做，情报，我们常说的特务……”

“特务怎么啦！”婧婧抹着泪，“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特务到那里去。人家连战不是满中国的跑啊！我二爷比起……”

左一然重重向婧婧摆摆手，语重心长地：“他们没有可比性。”

……

翌日上午，左亚舟在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和县委书记、县长陪同下，神采奕奕地来到左一然家。按照县里安排，左家不但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全家人也在家静候。

左亚舟虽然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看上去与左一然的年纪差不多。叔侄俩见面相互拥抱，左一然拉着左亚舟的手动情地：“二叔，十多年了，您老还不见老！”

“是啊！”左亚舟诙谐地：“您叔叔我吃了唐僧肉了，想老老不了！”

叔侄俩一阵寒暄，逗得在场的人一阵哄笑。

家里人分别由左一然向老人一一介绍。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怕处有鬼，介绍到左婧婧的时候，左亚舟竟哪壶不开提哪壶，关切地：“我十年前就听你爸对我说了，婧婧是小学教师，数学教得特棒，该是高级教师了吧！”

婧婧迟迟没有回答，左一然也不知道如何补救，场面有些尴尬。

省市县领导一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插话。因为他们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台湾当局叱咤风云的情报宿将。万一说走了嘴是要负责任的。

老人似乎看出了破绽。左亚舟笑着说：“还没有评聘上小教高级啊！也正常。不过，今后一定继续努力，我看早晚一定会评聘上。”

“是，是……”婧婧笑着回答。

“一定，一定。”左一然紧接着补充。

……

离开左家，左一然和省市县领导一起陪老人回老家祭拜先人。接下来一路顺风，不但左亚舟高兴，各级领导也都满意。

食宿安排在西山宾馆。左一然全程参与陪餐。左亚舟对家乡的变化赞不



绝口,对家乡的盛情接待深表感谢。

晚饭后,除安保服务人员外,考虑老人年纪大,又劳顿一天,明天还有参观的安排,需要早些休息,陪同的省市县领导便回到各自的房间和住地。左一然留下来陪老人小叙。

“一然,你知道叔叔我几十年来最想回家乡做的是哪件事吗?”老人一脸认真。

“不知道。”左一然不知所措。

“就是要亲眼看看你发现的龙虎尊。我这次在北京特地观看了你发现的那件龙虎尊。根据资料介绍,这件国宝早就与咱左家有缘。”老人深沉地说:“七十年前,我在小曹集中学念书,暑假护校期间,我和三个男生常到学校附近的润河里游泳。一天傍晚,我们在河里玩,我一个猛子将头撞到水底下的很硬的地方,后来我用脚蹬。其他同学也潜到水底下用手摸,当时我们分析,这个又大又硬的家伙躺在河床里,一定是个宝贝,并相约长大后再聚首来此处挖掘。后来,因战乱离开了家乡,我们四个同学也失去联系。”

听了叔叔的回忆,左一然仿佛又回到当年发现龙虎尊时的情景。兴奋地说:“是啊!龙虎尊是和咱们左家有缘。想不到叔叔比我还早就接触了那玩意儿。说心里话,是龙虎尊改变了我的命运。”

“是啊!是啊!”左亚舟频频点头。

……

为了不影响老人的休息,左一然没有和叔叔深叙,一会儿就告辞了。

左一然走出宾馆大门,想打的回家。他正向附近张望,从一旁走来一位女同志,他正想搭讪,那人面朝他扑通跪下,哭道:“左主席,左叔,我等您好久了。”

左一然连忙上前扶起,迷茫地:“你是?”

“我是陆小曼,和婧婧一个学校,我和婧婧一样,小教高级职称一直批不下来。听说,你们一个从美国来的老长辈住在这里,省市县领导很重视,看来婧婧的事有希望了。求您老人家也关照我一下,争取和婧婧一起解决。”说着,陆小曼又要给左一然下跪。

左一然的头一下子大了。他扶起陆小曼,关切地说:“小曼,你的情况,我听婧婧说过,丈夫出车祸成了植物人,孩子残疾,你的事,我,我……”面对这个弱女子,左一然的心里无比沉重。



第三天，左亚舟就离开了家乡。

## 五

一眨眼叔叔离开家乡已经一个星期了。七天来，左一然没有出门。外面风传左亚舟此行是左一然精心策划，主要为了解决女儿的职称问题。

……

左一然望着女儿送来的鸭蛋默默出神。几天来，老两口没有动一个鸭蛋。

这一天新来的县长要登门拜访。左一然的心里嘭嘭跳个不停。

县长光临。左一然从堂屋里迎出来，两人寒暄后并肩走进屋里，落座。

县长刚刚坐定，左一然递上茶水，开门见山地：“县长，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底，请问县长有何贵干？”

县长抿了一口茶，笑着说：“我刚来乍到，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接到不少反映，听说你女儿的职称评聘还没有落实，您对我们县贡献很大，我们想特批。”

左一然连忙拦住县长的话，“县长，不，不能特……”

“怎么？”县长以为左一然在生气，解释道：“目前我们在教师、医生等职称评聘，廉租房、经适房分配方面，由于僧多粥少等原因，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正在调查研究解决的办法。您女儿的问题特事特办，可以提前解决。”

“不，不，”左一然断然地：“女儿的工作我来做，我不同意特批。”

县长有些进退两难，笑着说：“当然，在同等条件下，谁先谁后，总得有个……”县长眼睛一扫，见一旁柜子里放着一篮鸭蛋，惊喜地：“左老很喜欢食用鸭蛋啊？”

“这是女儿送来的。”左一然漫不经心地说：“平时吃得更多的是鸡蛋，只在夏天吃点咸鸭蛋。”

“噢，噢……”县长饶有兴趣。

……

大概过了两个月，县里出台《关于职称评聘，廉租房、经适房分配实施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教师医生职称评聘在同等条件下，因名额限制，可采取抓阄、摇号等方法实施。据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县长在左一然家里根据左一然吃鸡蛋多鸭蛋少想出来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实施意见一经公布，社会各界都很关注，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医院里的医生，包括左婧婧、陆小曼等都举双手赞同。

左婧婧特地打来电话，“爸爸，这个办法好，碰运气就碰运气呗！都是一色的，没有外手。将心比心，早晚都一样。”

左一然遑遑地问：“你这一次能摸到吗？”

婧婧欣然地道：“能不能我都认了！”

左一然如释重负。于是，他想起永久牌自行车，又想起龙虎尊，喃喃地：“龙虎尊啊！”不过他此时看重的不是那件倾国之宝，而是……

一天，左一然又特地叫来女儿，父女俩一开头就推心置腹不掖不藏。

“婧婧，你恨爸爸吗？”

“不。”

“你认为爸爸傻吗？”

“不。”

“这就对了。县里要特批你的职称问题，咱不能给梯子就上。记住，社会是个大舞台，大家都在演，也都在看。人人都有一把尺子，又都有一把刀。唾沫也能淹死人。咱特批不起啊！如果你生活有困难，爸我情愿喝稀点……”

婧婧一点就破，“爸爸，您不用担心。我不是计较那几个钱，我是要讨回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左一然会意，赞许地：“爸爸这一辈子计较的就是这四个字。”